我的读书生活

奚美娟

我从小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自信。

因此，记忆中，我很少会被生活中一般人所理解的“说法”所影响，比如说，一个涉世未深的年轻人从郊区来到繁华都市生活，容易产生“自卑”心理啊，一个从小在郊区长大的人眼界不够开阔，从而理解和反应事物都会慢半拍啊，等等。对这些“说法”我从来就不以为然。后来想想，这种莫名其妙的自信，可能是与我从小就养成了读书习惯有关。

还在念小学高年级的时候，爱读书的堂姐和她的几个女同学，她们都是中学生了，经常在一起海阔天空地聊，聊她们读过了什么好看的小说，聊她们读了某本书的感受，还有小说里的人物故事。我就挤在她们边上听，听得津津有味，事后缠着堂姐借书给我看。堂姐有时怕我读得太慢，就骗我说，这本书明天就要还给人家的。我信以为真，于是，会白天连着晚上读，在昏暗的灯光中，蒙着被子连夜读完，第二天准时还给堂姐。偶尔，如果堂姐说好给我看的书没有借到，我就会难受得像有只小虫在身上爬一样，浑身不舒服。

从小学到中学的早期经历中，我书籍的来源之一就是堂姐。还有一个对我的读书生活有影响的人，是我的中学语文老师。我的同龄人辈，大约在小学和初中阶段都经历过动乱中一会儿“停课”一会儿“复课”的荒唐过程。在那几年里，尽管学校里的语文课上得迷迷茫茫，但语文老师布置的作业，我都会尽力完成，这也许给他留下了我爱读书的印象。于是，老师经常会借一些课外书给我读，就这样，在那几年里——正是我的少年成长阶段，我竟然读到了不少世界名著，包括《德伯家的苔丝》《基督山恩仇记》等。但是在我有限的人生轨迹中，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我的父亲。他的职业虽然只是一个技术人员，但他酷爱读书买书，也会兴致盎然地在晚饭后的闲暇时光里，给我们子女描绘书中的美好，以及我那时还不能理解的纷繁复杂的世界。我在父亲的影响下，也很渴望能像他那样，去领略书籍里所描绘的五光十色。

在读书中获得的精神愉悦和开阔眼界，我好像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感受到了。这无关乎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里生存。因此我想，精神层面的世界应该是一个相对公平的世界，它不会因为你世俗地位的高低而限制你去思考，去享受书本知识带来的乐趣，以及在读书过程中润物细无声的滋养。有人说，阅读的过程，从一开始的“围坐”渐渐变成“独坐”的时候，你也许已经能够在那书本知识的五彩斑斓里遨游了，或许可以“重塑”自我了。我最开心的记忆，就是在年轻时光，夏季的傍晚时分，吃过晚饭做完家务，搬出一张藤椅，坐在家里的小场院里，开始边乘凉边读书。真是惬意……我有时也会在离家不远的水渠边，一个人坐着发呆，脑海中浮现的，却是一片无边无际的海洋……

进入上戏表演系学习后，读书的轨迹开始在老师的指导下，有了纹路肌理。一类是表演专业书籍，尽管那个年代还不像后来书籍资源那么丰富，但我深深迷恋在其中，从理论到实践，再上升回到理论……希望通过看书学习解开实践中遇到的谜团疑云。另一类还是我喜欢的小说。我一直清醒地意识到，一个从事表演专业的人，最好不要放弃对文学创作的关注，尤其是优秀作家的作品。它与表演专业有着密不可分的直接关联，有些时候，小说中人物的瞬间心理描述，作家会不惜笔墨洋洋洒洒写上几页纸，以此让读者了解人物的思维逻辑和心理的辩证过程。这样的人物心理描述，用在一部戏剧或者影视作品中的人物塑造上，也许只是一个镜头、一个眼神、一个状态的呈现，但从我的专业角度来说，心里有了饱满的知识积累，就能解释“眼睛是心灵的窗户”这句话的意义了。毕业后，我进入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工作，我眼前打开了一个更大天地。记得刚工作不久，就听剧团的老艺术家告知，我们单位图书馆的藏书量在沪上同类艺术单位中排在前列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单位里集中了一批以老院长黄佐临先生为领军人物的学者型艺术家，他们偶尔在图书馆资料室遇见你，就会指导你，提醒你说：“在演出和排练后有闲暇时间，应该系统地读一些书啊”，并顺口就能给你开出一些书单。我一直以为，在我青年时代的读书生活中，有这样的前辈们的督促指导，是我此生最大的幸福。

年轻的时候，读书无形中开启了自身想象力和类似做白日梦般的“意象”，在上戏受了系统的专业训练后，懂得了这也是一种艺术创造时能很快获得具体“视像”的能力基础。从本能的原始的想象力萌发，到经过专业理论提升后有意识对人对物反观能力的培养，仔细想来，都与我的阅读不无关系。读书从一开始青年时代的“多而杂”，到现在渐渐走向“少而精”，其实也是一个去繁从简的道理。我现在越来越觉得，读书是一种缘分，有时流传甚广的一本书，其实读来觉得无甚意义，但也许一本薄薄的小册子，无意中却赋予了巨大的人生启发。

经过了漫长的人生道路以后，我更懂了另外一种读书：当我们懂得了眼前社会才是真正的课堂，当感知了我们在这个大课堂里读到看到的，才是一本意义非凡厚重无比的大书，当我们站在它边上悄悄翻开来认真阅读的时候，也许，我们的读书意义才能真正显现出来。

夏至，荷风已然

黄阿忠

从古到今，人们早就开始了对荷花的赞美和观赏。然而，赏荷亦要有道，在遍地荷花开放中品出味道，并非易事。好在荷花自有清气在，荷的品格凝集成了一种象征意义，荷的高洁也成了精神的向往。其实，古人已经为我们指出了一条赏荷的审美之道。

密密匝匝的荷叶田田，一片碧绿，如同诗文“接天莲叶无穷碧”；叶隙间夹着点点粉色，莲花骨朵如薄翼飘逸，又应对了诗句“映日荷花别样红”。闲来无事，手执折扇，泡一壶茶，坐池塘边，假装文人雅士一般；躺在柳荫下听鸣蝉、沐荷风，想苏东坡曲港跳鱼、圆荷泄露的诗文轶事，这才是高士之作派。赏荷宜细看，荷花是局部地看才有味。晨曦中看荷，于荷塘局部抽出几根枝秆，撑起大小不一的圆荷叶，叶中聚几颗剔透的露珠，风摇曳，珠滚动，折射出光斑闪来闪去；荷风飘渺，虚蒙中见绽开的粉色花朵，花骨朵间嫩绿的莲蓬，莲子精巧地嵌在其中，犹如精灵般的玲珑，甚是可爱。此等景象、此等诗性，非荷花莫属。

那一片片荷塘，那一朵朵盛开的荷花深受历代画家的青睐，成为绘画的题材，是因为其优雅高洁的品格、象征的意义。画荷有寄托，出淤泥而不染，取其精神；凌风摇曳田田，取其飘逸；梦入芙蓉浦，取其意境。那荷不过是几片叶子、几根秆子、几朵花骨、几个莲蓬，而画家却能从中取出清雅、幽静、逸气。

于荷而言，我以为画出其诗性、意境为上。然要出诗、境，必先至荷塘细观大小荷叶布局，而后在纸上合理安排其位置，经营章法；仔细研究荷花枝、莲蓬秆的交错，而后在纸上进行点、线之重构。历代文人墨客赏荷、观荷、画荷，无不如此；或更有观赏新招，从而演绎各种画法、创造的意境亦各有千秋。崔白之双勾花、叶，画出了俊秀；赵子昂、管道昇画荷之隽永；恽南田没骨荷花之润玉；八大山人朱耷那寥寥几笔的冷峻；清湘大涤子我用我法之洒逸；缶翁吴昌硕线条之磅礴等，乃传承千古。他们都以荷为范本，此所谓师造化，我想，一定是荷花这个清逸、高雅、幽洁之“本”，而后才有他们自己的创造。元代末年的诗人、画家王冕，小时候贫穷替人家放牛，常常看到雷雨后荷花的那种清润之气息，或许是荷花的品格造就了他。

夏至，荷花已然。正是荷花让画家化作纯净清幽的笔墨，通往一个审美的灿烂。

新放满园 （中国画） 沈舜安

纺织娘

孔强新

远闻知了叫，夏天树上闹。进入梅雨季节，淫雨初歇，天气放晴，暑气蒸腾。早晨汗醒，走出门户，日头已升，忽然传来知了的声声，那是从数百米外隔壁小区几棵大树上传来的，我不由心头一热，夏天真的来临了。

平心而论，我不喜欢听知了的聒噪，除了俗名叫药师太的那种青灰色体型较小知了，叫声有腔有调，大型的野胡子与袖珍知了麻唧唧，叫声单调乏味，久闻不胜其烦，尤其是午后你小憩时，更被闹得不得安宁。

鸣虫中，除了蟋蟀，还有黄蛉、竹蛉、金钟、蛐蛐等外，我最喜欢纺织娘的叫声，吱呀吱呀，像是拨动着的丝弦，悠长而有韵味，又像夏夜凉爽的清风，缕缕吹来，令人神清气爽，暑气消弭。年少时放了暑假，我喜欢往海门外婆家跑。且不要说焦香的烤玉米，青皮绿肉的牛角瓜，甜津津的芦穄，大快朵颐，夏夜，躺在小院的凉榻上，仰望满天闪烁的星星，聆听丝瓜棚里纺织娘绵绵不绝的琴声，别提多惬意，人仿佛乘坐着小船，轻轻漂浮在平静的水面，心醉神迷，不知不觉睡着了。

我生性顽劣，有回兴起，拿了手电筒照在丝瓜藤叶上唱得正欢的纺织娘，蹑手蹑脚逮住这种翠绿精巧的鸣虫，装进高粱秸笼里，挂在屋檐下，饲以丝瓜花。外婆说它要吃露水的，不然唱不动。我只好将笼子挂在爬着丝瓜藤的竹架上。纺织娘有吃有住，竟然乐不思蜀，天一擦黑，在笼子里照样吱呀吱呀唱得欢。有天我忘了采丝瓜花喂它，傍晚想起，那只纺织娘不动了，心里着实懊恼了一阵子。

如今上了年纪，恐怕属于老顽童一类，我仍然对鸣虫兴趣十足。每年入夏，听见知了叫，想起故乡的纺织娘。疫情前，在花鸟市场昆虫摊上能看到蟋蟀、蛐蛐、黄蛉，却未曾见到纺织娘。听表弟说：老家城镇改建后，楼房多了，小院少了，即使空地上搭了丝瓜棚，也听不见纺织娘叫声。连夕下大片黄瓜棚里，南瓜花盛开的隙地上，也难觅它踪影，可能喷洒农药的缘故。纺织娘只能成了我的记忆。想不到竟然在异域出现了。

留学海外的儿子，前些日突然发来条微信，说有只虫子在他出租屋里吱呀吱呀叫，大概趋光，是从气窗里钻了进来的。他抓住后，放生到楼下绿化带。问我这是什么虫子，像叫蛐蛐，只是体形纤小。我说可能是纺织娘，怎么波士顿郊外也有这虫子？最好你找到它，拍张照片让我认认。不多会儿，儿子从手机里发来张照片，只见美人蕉肥大的绿叶上匍匐着一只翠绿纺织娘，想不到万里之外的异域也繁衍着这种鸣虫。惊喜之余，我不由感叹：看来生态环境很重要。但愿哪天我的故乡瓜棚上又能重新听到这可爱小精灵的天籁之声。

诗三首

华振鹤

吴淞江漫行①

端阳过后日初晴，
又趁闲心江畔行。
桥上泥城凝望久，
一泓夏水化丹青。

①吴淞江，苏州河的古称。

听雨

听雨听风廿九楼，
云天气象一时收
此中便是会心处，
不觉人间更有忧。

无题

身在九皋意在天，
清风万里任盘旋。
但教展翅翱翔去，
休问何时到日边。

你送过谁，谁又送了你

曾 原

25年前的1997年7月，在香港回归祖国怀抱时，我们和母校南京理工大学告别。应该是毕业季恰逢香港回归的缘故吧，学院在大四毕业生中选了数名学生党员组成“离校协助组”，既是协助学院参与管理，更是帮着同学们处理好离校事宜并送上一程。我和同班同学老刘被选中，在与同学道别的同时，也承担起这份最后的责任。

天气炎热、情绪火热的6月中下旬那段时间，一场场的散伙饭，一次次的打包搬运，一回回的挥手道别，连接生活区和校门的南京理工大学那条长长的三号路，不知被我们来来回回走了多少遍。记得一位同学凌晨要从南京浦口火车站返乡。夜晚，租来的中巴到了，我们把行李七手八脚放上车，其实跟这位同学也不是那么熟悉，但就是被一种气氛裹挟着一起上了车。进站后他在车上，我们在月台上，不知是谁率先唱起小虎队吴奇隆的《祝你一路顺风》。于是，车上月台上、认识的不认识的人，大家一起唱，“当你踏上月台从此一个人走/我只能深深地祝福你……”唱给他，也是唱给自己，大合唱一直唱到火车驶离。回程途中，没有一个人说话，也许是累了眯会儿，也许是在思考回忆。我把头靠在车窗上，迎着午夜的夏风，看着路灯映照下斑驳的树影在快速后退，我到现在都记得自己当时的想法：毕业了，前方迎接我的是怎样的路？

6月30日迎来香港回归交接仪式。我和老刘在教研室找了一间房间，搬来一台电视机，准备好零食，约上几位留守的同学一起观看现场直播。说实话，白天天气炎热身体消耗大，加之忙这忙那也很累了，一旦静下来，反而很快就能睡着。那晚的直播，带着偶尔的瞌睡看完。第二天早上，我从睡在教研室地板上横七竖八的人堆中醒来，去报亭买了好几份报纸，看着文字又脑补了当晚仪式上的细节。

进入7月，同学们已离开得差不多，“离校协助组”使命基本完成，我们这些组员也开始想着回归了。毕业多年后聊起才知道，当时老刘和我心里都在想，离校时我们该如何送别彼此。到了7月2日中午，忽然接到通知，可以回去了。我第一时间想着跟老刘道别，可学校里怎么找也找不到他。1997年别说手机，学生有个寻呼机都是稀罕物。联系不上，无奈，我把礼物放在他床上，在惆怅中离开了校园。傍晚时分回到家里，进门十分钟不到，固定电话铃声响起，我妈说找你的。是老刘的电话，感觉就是追着来的。他说上午去了新街口。我说，我们一起送走了那么多同学，可彼此没能当面送别。这是个遗憾，又给彼此下次见面增添了念想。

我们大学毕业还不像现在，时兴隆重的毕业典礼以及校长教授们精彩演讲。我记得自己是在一个热得让人发昏的午后，到院部找老师签名留念。正好遇到了年级助理何老师，他说了一些鼓励的话，给我的毕业册上写了两个字：慎独，并与我送别。说实话，工科学生的我，当时不太懂这两字的意思，更不懂何老师为何送这两字给我。多少年过去，想起过往，大学里很多事情都淡忘了，但“慎独”两字记在心里，指引着我做人做事。

十日谈 在边缘找自己。

那年，我毕业了

责编：郭 影